

# 青少年性的學習、認同與實踐—— 二所高中校園的民族誌研究

楊幸真\*

## 摘 要

本研究從隱藏課程觀點與運用民族誌，探究高中生由哪些方式學習性意識、建構性認同與協商性實踐。本研究發現，學生透過遊戲、性談話、身體接觸與打扮，以及遵循或翻轉異性戀浪漫愛腳本，來學習與實作性。例如，以「真心話大冒險」揭露自己的性經驗與對性的認識；透過「緋聞男友」，探索自己的同性情慾與同志身分；而性談話是執行異性戀論述與機制之最有力方式。實作異性戀的性，乃透過集體性談話與性道德的共謀，這個共謀性的規範力量尤其顯現在男性同儕間。雖然男女學生都將浪漫置於性慾望與親密關係的想像中，但過往被視為對性無知與被動的青少年，在性實踐與慾望行動上展現出主動性，她們對於性的知識與認識，有自己的秘密空間與管道。這些學生在性的學習與實踐及對慾望的展現，反映出傾聽他／她們聲音的重要，他／她們的聲音，可以為性教育提供新的教學視野與方向。

**關鍵詞：**高中生、性學習、性認同、性實踐、慾望

---

\* 楊幸真，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副教授

電子郵件：yhc@mail.stu.edu.tw

投稿日期：2008年12月5日；修正日期：2009年5月20日；接受日期：2009年6月4日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June, 2009, Vol.17 No.2, pp. 31-69

## Adolescents' Sexual Learning, Identity and Practice: An Ethnography Research in Two High Schools in Taiwan

Hsing-Chen Yang\*

### Abstract

Using ethnography as an approach, this study attempts to understand how do high school students do sexual learning, construct sexual identity and do sexual practice in school lif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rn and do sexuality through games, body contacts, sex talks, and doing romance. For example, by playing "Truth or Dare," the students reveal their sexual experiences and knowing of sexuality. For gay students, they play "Secret Boy Friend" to explore gay identities and homosexuality. Sex talk is the most strong way carry out heterosexuality regime. Doing heterosexuality is through the collusion of the collective sex talks and sexual morals, and this regulation presents particularly between the male peers.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teenage girls, being seen as sex

---

\* Hsing-Chen Yang,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 Sexuality, Shu-Te University

E-mail: yhc@mail.st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Dec. 5, 2008; Modified: May 20, 2009; Accepted: June 4, 2009

naive and be passive, in fact are great active and show the autonomy in their sexual practices and desire expression.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can help current sexuality policy makers, educators and teachers to reform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of sexuality education.

**Keywords:** high school student, sexual learning, sexual identity, sexual practice, desire

## 壹、前言

性是年輕學生關注的重要議題，而我們的學校教育卻不斷地透過身體、服儀、空間及情感控制的監督治理，努力地使學生變成去性化的個體。既有對青少年性的瞭解，往往缺乏青少年自己的聲音，忽略他／她們做為情慾主體的存在與事實。青少年在性的學習與實踐過程中的主動參與，亦未獲得應有的理解與重視。青少年的性，是如何在校園裡學習與展現？他／她們經由哪些方式，學習成為男人／女人？他／她們如何體驗慾望與情感？以及發展出何種樣態的性認同與性實踐？

國外在性與學校教育的研究，一是從正式性教育課程與教學來討論，二是從校園中的性文化 (Epstein & Johnson, 1998)，特別是學生同儕文化或隱藏課程觀點<sup>①</sup>切入 (Kehily, 2002; Pascoe, 2007; Trudell, 1993)，探究學生在校園生活中的性議題。以隱藏課程觀點並運用民族誌為方法，是國外近年來研究性與學校教育的趨勢，並累積相當可觀的成果。反觀國內，幾乎皆是從教育政策、課程規劃或教師立場，檢視學生在正式性教育課程或教學中的學習成效，並多聚焦在學生性知識與態度的影響調查與教學介入 (晏涵文、林美瑜，2005；盧姿里，2001)，或是脫離學校脈絡與忽視學校中的性別政權，以問卷調查瞭解各教育層級學生的性知識、性態度和性行為 (陳宇芝，2002；黃秀媚、陳政

---

① 多數學者使用「隱藏課程」(hidden curriculum) 一詞，但亦有些人用「非正式性教育課程」(informal sexuality curriculum) 來指稱，如Trudell與Pascoe。本研究認為，不論使用這二者中哪一用語，都是欲以瞭解在正式性教育課程之外，性在學校教育中的種種議題。而用語間的差異，其實是反映出研究者在各自研究中關注與切入角度的不同。例如，Pascoe (2007) 說明使用「非正式性教育課程」的原因在於她的研究焦點，她認為性在高中校園中，比較不是去揭露隱藏課程中發生哪些與性有關的事情，而是去發現在教師與學生間的非正式互動中，學生如何去生產與創塑性意義與實踐。



友，2002)。這一類研究與生產出來的知識，完全忽略社會結構中的性別權力關係，以及社會文化及父權結構與它們所造就成的性別意識形態，對於學生性意識、知識、態度與行為的影響。甯應斌與何春蕤（2000）指出，學校教育本身就是性教育，有關性的價值、規範、認同、文化意義、知識、實踐等，除透過正式課程的教導，更透過隱藏課程來傳遞，甚至被內化。隱藏課程單單透過學生在學校歲月中，日復一日與學校制度的要求和例行公事周旋，就默默教導給學生性規範與價值觀。Epstein與Johnson（1998）則指出，正規的、一星期12個小時的性教育課程並非影響學生性／別認同的主力。校園裡的每一天、每一分鐘課室內外、到處瀰漫的氣氛，才是重點。

是故，性即使被隱形，在校園中它仍然無所不在。學校做為制度化的社會場域，提供了一個讓人成為男人、女人之重要所在（楊幸真，2007），從隱藏課程觀點，可以發現性的學習更多是在每日尋常的校園互動中。基於此，本研究從隱藏課程觀點切入，探究青少年在校園生活中性的學習與實踐，包括他／她們藉由哪些方式學習性意識、建構性認同與協商性實踐，本研究希冀以學生為主體，傾聽他／她們的聲音，並將這些聲音做為改革青少年性別教育的基礎。

## 貳、文獻探討

本文首先回顧性與學校教育在理論與研究視野的轉變，接著討論以隱藏課程觀點的性與學校教育研究，由於國內這方面的研究尚屬待開發階段，<sup>②</sup>因

<sup>②</sup> 本研究以相關關鍵字搜尋中文期刊篇目索引影像系統與全國博碩士資訊網，發現國內尚未有從隱藏課程觀點來探究性與學校教育的研究。然近年來因性別論述與研究的發展，已有幾篇研究從性別觀點來探究學生在校園生活中的身體經驗（余曉雯，1998；劉育雯，2004；楊幸真，2007；洪蕙婷，2008）、陽剛特質與性別認同（楊

此在經驗研究的討論將偏重以國外研究為主。

### 一、理論觀點與研究趨勢的轉變

當代性與學校教育在理論與研究視野上，有二個重要轉變。第一，學校重新概念化為生產性與性別認同的地方，而非只是再製階級、性別與種族構成性／別認同的場所（Epstein & Johnson, 1998; Kehily, 2002）。Kehily（2002）指出，從「複製」到「生產」觀點的轉變，受到Foucault對權力解析的影響，對Foucault而言，權力可經由論述產生，而非只是由上而下的支配，且權力可以在各地的在地脈絡與場址中，如學校，被創製。以此觀點，學校文化為主動參與生產權力與社會關係，在這樣的社會關係之中生產出特定的社會認同，因而，當代性與學校教育研究特別關注學生性文化。學生性文化，指的是學生自己與其同儕團體對於性的詮釋，以及在社會互動中所創塑的性意義，這創塑意義的過程，是內置於在地脈絡的個人與群體認同過程之中，也就是說，對於自我做為一個性主體的認識是與他人有關（Kehily, 2002）。Epstein與Johnson（1998）指出，學生的次文化，是主體抗拒異性戀霸權社會的活水源頭，Kehily（2002）強調，從學生文化的角度來瞭解學生的性學習與性認同建構，是給予學生發聲的一種方式，若能讓學生發聲，將有助於我們瞭解學生如何看待學校性教育，以及改善性教育課程與教學。

第二，區辨性、性別在概念上的差異與關聯。過去對性與性別的認知，是將生理的性用以預示與設定性別實踐，例如，生理男性必然是陽剛異性戀男性，生理女性必然是陰柔異性戀女性（Kehily, 2002; Pascoe, 2007），對於性的認識是以生物本質論的看法，忽略社會文化與歷史對於性的建構。我們習於接

---

嘉宏，2007；楊巧玲，2007），或在敘說性／別認同的研究中，可以間接讀到研究者對於性與學校教育的討論（楊雅雯，2003）。

受生理性徵所定義的男女意義，卻忽略歷史與社會文化植基在生理的性所賦予的性意義，亦忽略性是日常的社會實踐與制度化的異性戀（Jackson & Scott, 2004; Renold, 2005）。Rich（1983）對此提出「強制異性戀」的概念來指稱，而這種異性戀情慾的支配性假設，將異性戀關係置於整體社會親密關係的中心並做為規範，便成了一種異性戀常規，監督著人們性慾望的展現與實踐，使得同性情慾邊緣化甚或污名化，並視其他形式的性關係為偏差或不正常（Kehily, 2002）。

從Foucault學派的觀點，性是歷史的建構，是在權力關係中生產出之特定論述產物（Kehily, 2002）。性，不只是區辨男女，也絕非只是性行為或性活動，而是包含了性主體、認同、慾望與實踐等各層面交織而成的領域。Renold（2005）認為，性是關於性實踐、性活動與性認同，並且是多變化的各種形式，這多樣的性包含從身、心、理到情感經驗的各式光譜，如慾望、幻想及愉悅；但最重要的是，性是物質與社會的建構，性的意義與體驗乃透過語言、文化與價值來構成，且此意義與建構會隨時間而改變。Youdell（2005）主張在學校教育與性／別的研究上，應將sex-sexuality-gender三者彙集在一起討論，因為這三者是一個群集並與其他形構認同的類別（如種族、階級）互相交互作用在主體認同上。楊幸真（2007）則提出身體是探究性與性別的切入點，她認為「性」（sex）是指涉個體的生物性以及身體形態與特徵，而「性」（sexuality）是植基在生理的性與社會文化意義之上的性認同、性慾望、性活動與性實踐。性別，則是社會文化定義下的何謂男人、女人與性別特質，其亦摻揉了生理的性做為基礎，這三者皆透過身體做為中介來具體化它們的意義與實踐。本研究認同上述學者們的分析，並主張複數的性，以及性實踐、性活動與性認同皆為複數形與非固定不變的，它們是如Mac an Ghail（1994）所強調，是伴隨著情境發生的種種產物及具矛盾性。所謂矛盾性，乃因認同的實踐

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成為」<sup>③</sup>的過程，在不同情境與社會關係下，會有不同的展演與實踐。

## 二、學校教育、性與性別實踐相關研究

因對性與性別的重新理解，國外性與學校教育研究著力從隱藏課程觀點，以民族誌為研究方法，探究學校教育裡的性議題（Chambers, Tincknell, & Loon, 2004; Epstenin & Johnson, 1998; Kehily, 2000, 2002; Mac an Ghail, 1994; Renold, 2005; Youdell, 2005）。這些研究皆指出學校教育的異性戀中心，以及透過哪些方式來鞏固或強化異性戀霸權與規範，或者學生在此異性戀主義氛圍下，如何發展自我的性／別認同與實踐。例如，Epstenin與Johnson（1998）的研究指出，學校本身是形塑校園中性意識的主要力量，推動的是符合國家、社會文化的性論述與規範，特別是異性戀常規與性／別秩序。Mac an Ghail（1994）以英國Parnell中學為研究場域，發現建構男學生異性戀認同的文化因素，包含強制異性戀、厭女情結及恐同。他指出學生是主動的性／別認同製造者，在主動創塑自我的性與性別認同過程中，有複雜的社會與心理層面投入。而男性同儕網絡是建構性與性別認同的聚集基地，在這團體聚集的基地內，男孩協商與回應各式各樣的社會與性認同，以及儀式性地投入特定的性／別設定與配置之中。Mac an Ghail強調，在這樣一個集體形構性／別認同的過程中，特定的主體位置是已然鑲嵌在內的。

Kehily（2000）在英國兩所中學研究學校教育如何建構學生成為異性戀、同儕文化如何形構學生的性認同，以及身體在此扮演何種角色。Kehily發現，身體是傳遞性的接收體，且是展現／具體化異性戀的工具，性則被視為是體現身體的表現。Kehily指出在男學生的互動中，異性戀是一涉及一系列社會展演

③ 「becoming」在中文譯詞中有「成為」或「生成」，本文交替使用這兩個語詞。

的實踐，他們視異性戀關係為自然的，以及是展現特定陽剛特質的一種方式，這種藉由展演異性戀關係的陽剛特質展現，可以為他們在男性同儕團體中建立地位與擁有特權，或者用以貶抑他人以得到尊敬。此外，許多研究指出青少年之間的同儕對話會不斷地使用「性」來製造階級，如「玻璃」、「蕩婦」等，或男孩會用性語言來對女孩做言語上的騷擾（Lees, 1986; Wood, 1984）。Chambers等人（2004）的研究指出，性談話是一種嵌入在中學男生校園生活中集體文化的實踐，男女學生的性談話提供了一種共謀性，做為性道德集體匯聚生產的基礎，這種集體性道德影響的不只是學生性的行為，更是性與性別的認同。楊幸真（2007）對國中生在校園中的身體經驗與性別實作研究發現，在CPR的教學現場，男學生如何恣意地使用性語言來實作異性戀的性。男學生透過對「安妮」言語上的戲弄到身上的騷擾，來展演主流文化的霸權男子氣概與性論述，並藉由實際行動的反覆操演確立了集體服從的性價值與態度，並在這樣的身體經驗瞭解自己是男／性化的存在，進而建構他們的性／別認同。

而Holland與Eisenhart所做的精闢研究則指出，異性戀的浪漫愛情模式，從中學到大學一直是學生情感關係的主導形式，這種浪漫愛情模式藉由陽剛與陰柔的對立二分，定義出所謂的陽剛特質；而擁有成功的異性戀關係會是同儕團體中出鋒頭的巨大資源，這也造成了陽剛特質的階級（Connell, 2000）。Bloustien（2001）研究澳洲南部Adelaide青少年，以探究年輕女孩在體現主體，以及在這之中身體於建構主體時的困境或熱情。Bloustien發現，女人對於身體的認識與再現，像是一個矛盾的迷宮；青少年對於身體的自覺與監視，在女性同儕團體中益發明顯。這些女學生其實都很在意其他人的外表與行為，監視與約束的力量一直內化在她們身上，而異性戀的觀念也灌輸在她們生活中。就外表而言，她們試圖透過服裝、造型、身體上的記號（如紋身）來再現自己，雖說「只是玩玩」（just play），但Bloustien發現女孩們透過服裝或外表的

裝扮玩樂，是一個「很認真玩樂」的明確策略，因為在某些場合（如參加畢業舞會）穿著某些服裝，可以賦予她們自己權力與地位。這種「很認真玩樂」的策略，在某些情境下提供了一種洞察力，讓這些青少年得以察覺性／別主體、瞭解，並且去執行。然而，這種透過服裝來再現自己與建構性／別主體的行動，是受到媒體影像與流行文化顯現的女性特質所影響。Bloustien認為主流論述中女性特質的道德尺度非常具有規訓力量，這些主流論述視年輕女生對於「性」應具有責任感，若她缺少性吸引力，她該覺得罪惡；若她們不夠快樂、友善、不夠吸引人，那就是她們的錯。在女孩的外表上，必須承認吸引力是與性感相連結，但她若表現出性挑逗的行為，那會被稱為「slut」；但她若是保留或謙虛，那又會被視為過於保守或幼稚。因此，這些情緒上的知覺、痛苦、愉悅、慾望、矛盾、生氣、愛、恨、羞辱等，都是透過身體而每天經驗的事情。

上述這些研究，揭露學校如何透過校園文化，來製造異性戀與性別化的身體與主體，亦揭露學校如何做為異性戀情慾展演與實踐的空間。這些研究採用民族誌來探究學校教育隱藏課程裡的性，因為民族誌是瞭解日常生活性別實作，以及個人與群體在社會關係間互動之有力方式。民族誌尤能協助研究者進行主體性層次的研究，瞭解人們是如何成為性別化與性的個體，但仍有能力與社會結構與論述進行協商或抗拒（楊幸真，2007；Connell, 2002）。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以性是社會文化建構的理論為基底，強調學生是主動行動者的概念，以及性認同與實踐是一種「生成」與「做」（doing）的過程，在這些持續進行的過程中，主體是參與其中。

##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高中男女學生為研究對象，在星光高中與黑澀高職進行研究，從隱藏課程觀點切入，聚焦在學生間的同儕互動，故採用民族誌。根據前述文

獻指出，學生在校園生活中的身體、性談話與下課活動，是形塑學生性認同與實踐的要項，因此這些是本研究進入田野觀察與訪談的預示問題（foreshadowed problems）（Hammersley & Atkinson, 1995），具有提示田野工作初始進行方向的作用，但不為其所受限。

### 一、研究場域的尋找與進入

進入星光高中與黑澀高職是由報導人引介，報導人是由研究者的人際網絡尋找，<sup>④</sup>藉由報導人的引介，研究者得以有機會與該校守門人徵詢參與本研究意願而進行研究。星光高中是南部A市著名普通高中，能進入該校學生皆是基測佼佼者，在音樂班成立前是純男校，雖因音樂班加入而有女學生，但整體而言，學校建設與校園文化並未因女生加入而有太大改變。星中重視學生學業成就，學生讀書風氣高，並愛好體育活動。黑澀高職是南部B市歷史悠久且著名的職業學校（附設綜合高中），先前為女校，近幾年開始招收男生。黑澀高職重視學生技能表現，鼓勵與訓練學生參與各式技能比賽及考取專業證照，由於職業類科多與服務業相關，黑澀文化注重學生生活禮儀與紀律，包括服裝儀容的整齊清潔，期許學生有禮貌、乾淨與服從。

### 二、田野工作

研究者在兩校田野工作時間分別是星光高中一年半、黑澀高職一年。田野工作的進行，先以教室觀察為主，待一段時日與教師及學生熟悉後，始進行訪談。觀察班級的選擇，以報導人有授課且與研究者時間相配合班級為主，經

---

④ 除考量報導人的參與意願，亦考量報導人任教學校城鄉差異、基本學力測驗排名、學校屬性等背景因素，因為這些因素或多或少會影響學校對於學生在性與身體上的規範治理，以及會有不同的生活空間、校園文化與氛圍，而本研究希望參與學校可以有某種程度的異質性。

過學校、班導師及欲觀察課程的任課教師同意後，進行觀察。在星中高中觀察的班級為兩班男生班、訪問12位男生。在黑澀高職觀察的班級為兩班男女混合班，班上女生居多，訪問男、女學生共16位<sup>5</sup>（詳見表1），所有的觀察與訪談皆在學校內進行。

表 1 受訪學生基本資料表

學校	班級（年級）	受訪學生	焦點團體訪談	個別半結構深度訪談
星光 高中	星中一班 （一）	男6：熙、Rain、菁姐、 哲、小叮噹、豆豆	2次／分別為3 小時與2小時	每人個訪2次、 每次2小時
	星中二班 （二）	男6：阿嘉、NY、M、 宇、茂伯、南一	2次／各2小時	每人個訪3次、 每次2小時
黑澀 高職	黑澀一班 （一）	男4：大為、阿妹、德、 金女4：陶子、Hebe、 欣、莉	1次／2小時	每人個訪2次、 每次2小時
	黑澀二班 （二）	男4：樂活、寶寶、國、 強女4：琪、珮、穎、小 咪	1次／2小時	每人個訪2次、 每次2小時

在觀察期間，二個學校每週約2~3個整天、定期參與學生一整天作息，如上下課、午餐吃飯及午休、社團活動與校內各式表演活動（如觀看學生公演、競賽訓練）。觀察進行二個多月後，則與特定學生進行正式訪談，學生訪談的形式，包含焦點團體訪談、個人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及非結構式訪談。前二者為所謂之正式訪談，焦點團體訪談用意在於瞭解學生對特定問題的意見，以

<sup>5</sup> 黑澀高職一班與二班的男生，全都只有4位，因此將班上的4位男生全列為邀請訪談的對象，並以此數字做為邀請女生及星光高中受訪學生數的參照指標。邀請學生受訪，考量的因素有參與意願與能配合訪談時間、性別特質的多樣性（傳統、主流／另類、非主流）。



及他們對問題的異同反應。進行團體訪談時，研究者會特別觀察學生互動的肢體語言與對他人意見的回應；個別訪談則針對團體訪談中較無法處理的個人問題，或私密性問題進行深入訪問；非結構式訪談主要應用在田野中所有接觸得到的觀察班級學生，針對觀察到的現象或訪談中學生提及的事件，以聊天方式與學生們對話。除訪問學生外，本研究亦運用非結構訪談，以請益的方式訪談兩校報導人與觀察班級之授課教師。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做為資料分析的主要方法，將訪談資料轉譯成逐字稿，加上田野筆記與觀察紀錄及其他相關文件，以主題分析的方式將這些經驗資料賦予意義。資料的分析始於基礎編碼，依據觀察或訪談加以分類，並依觀察日期或訪談次數編碼，以「觀1024星2班會」為例，「觀」指觀察，「1024」指日期，「星2班會」指觀察班級與課程；半結構深度訪談方面，以「陶2031」為例，「陶」指學生代號，「2」指第二次訪談，「031」指第二次訪談逐字稿頁31資料。而文中出現的人名、校名及各項可辨識身分的資料皆已更改。為確保研究倫理與學校、學生的隱匿性，在事件描繪與訪談資料引用，會針對不影響事實之資料做適度改寫，而有些在課堂上觀察到的資料較為敏感，在資料編碼的呈現上，亦會模糊處理，如「觀0501澀100課」。

##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高中男女學生透過遊戲、性談話、身體接觸與打扮，以及遵循或翻轉異性戀浪漫愛腳本，來學習與展演性、建構性認同與協商性實踐。

### 一、利用遊戲來偷渡或公開對性的探索與認識

#### (一) 用「真心話大冒險」來揭露性意識與建構性主體

牽手的感覺是什麼？親吻、愛撫的感覺又是如何？自慰時，身體會有什

麼反應、心裡會有什麼感受？沒有經驗的人，很難透過抽象知識語言的描繪而領略，於是叫人說「真心話」是一個機會，透過好友的敘說，來「身歷其境式」地瞭解那是什麼樣的感覺。這種經驗的分享是課堂上學不到的性知識，但對介於男孩與男人及女孩與女人之間的他／她們，特別是沒有這方面經驗的人來說，卻是相當渴望瞭解的事。

我：什麼叫真心話大冒險？

陶：真心話就是，我們問他問題，他要老實說出來。我們問了，你就要老實講。

我：你們問過人家什麼真心話？

陶：就你是不是gay啊？你最近打手槍的一次，是哪一次？然後他們就說昨天啦，或什麼的，然後我們就一直笑……還有你跟幾個男生……那個過了，然後他要老實講，他就老實講2個啦，就是類似這樣。

我：還有問過哪一些？

陶：很多吧！就是……我們問的都是有關性方面這樣。(陶2031)

「真心話」是一種性慾望的經歷與性故事的敘說，這敘說是一充滿冒險的驚奇之旅，能藉由他人的性故事來學習。如黑澀一班陶子所說「像我們裡面，有人有性經驗就可以說……我告訴你怎樣怎樣，這就是經驗談」。她／他們認為可以從別人的經驗談中有所收穫，像是「可以告訴你，『自己來』要用哪裡比較舒服什麼的，就講很多這樣」(陶2033)。正式課程中所教導的性教育是一種技術性的知識，以生理知識與性健康為主要傳授的重點，然而，學生有興趣的是經驗性的性學習，自慰是性學習方式之一，對這些女學生來說，透過真心話的自慰經驗分享，可以清楚意識且認肯自己的情慾需求，並且瞭解許多讓自己性愉悅的方式。這些經驗分享讓性知識活起來，不再是課本上與自己疏

離無關的技術性知識，因而也實實在在地體驗與認知到自己是一個有慾望的性存在。再者，「真心話」亦是一個抒發性慾望的機會，如果不想說太多，但又想說一說，透過遊戲做為偽裝是一種方式，可以辯稱自己只是在玩。然而，這種「玩」是一種探索，是對於性主體、認同與慾望的探索，這是一種認真的在玩 (Bloustien, 2001)，透過遊戲玩樂的性質來偷渡自己性慾望的表達，特別是同志身分的表達與試探。透過這種認真的在玩，這些男女學生用這樣的方式投入個人與社會互動中的性／別實作，為自我的性主體與實踐生產意義。

若「真心話」提供學生一個敘說自我性意識與實踐的探究空間，「大冒險」則提供了各種機會，讓這些男女學生可以嘗試不同的性別角色、展現身體及體驗不同的性別展演樣態，在男女的性別界限中跨越。在這嘗試的過程中，因為是遊戲的關係，因而讓他／她們可以放心地大膽體驗，無需擔心不合乎既有社會規範中的性別設定。這樣的一個經驗與體驗是重要的，因為在這安全空間的放心嘗試，可以增加他／她們跨越既有性／別設定與性規範的自信，同時也讓他／她們知道還有其他性實踐可能的存在。此外，在「真心話」或「大冒險」的過程中，這些學生是在試著將自己的性經驗或知道的性知識與他人分享，並從這分享過程中瞭解與確認自己的性知識與實踐是否正確或符合規範。他／她們的性實踐所遵循的不一定是社會主流性論述裡的道德規範，青少年同儕團體中的性文化，才是他／她們的地下「王道」。只要他／她們的性實踐符合同儕性文化的價值觀，他／她們會有自己的方式或力量，去順從、協商或對抗主流性價值與道德規範。例如，同性情慾的性身分與情慾實踐是不被異性戀社會所認可的，但在敘說「真心話」的過程中，可以獲得同儕好友的接納與肯定，以增加自己面對外在歧視眼光的信心。

## (二) 以「緋聞男友」做為探索同性情慾或認同同志身分的方式

對那些開始認為自己是同性戀的男孩而言，在視同性慾望為恐怖事物的

傳統性別意識形態中，尋找出社會網絡是極重要的一步（Thorne, 1993）。但如何在充滿異性戀中心思維的校園，找出與自己一樣性身分的「同志」呢？楊雅雯（2003）指出，由於異性戀霸權的壓迫，同志學生在校園裡被迫隱形，若說學習，同志學生學到最多的恐怕是隱形策略。然而，如果說生命自會找到它自己的出路，<sup>6</sup>本研究發現，慾望也是。在有些情境下，同志學生在校園中被迫需要學習隱藏自己，但有些時候，充沛的慾望是一種力量，會讓人有勇氣去尋找方法試試看。「緋聞男友」不僅是星中二班的同志男孩用來試著讓別人看見自己的方式，也是為自己的同性情慾找出路的一種方式。

師：怎麼玩？就講說我覺得他不錯，然後他也不錯，然後他也不錯？

嘉：對對對

師：然後通通都是我的男友這樣？

嘉：對，然後還要互相說那個……很花痴啦！還說，啊……你怎麼不要搶走之類的。

師：就是說喜歡很多人，然後別人就會說，那我要搶走這樣子？會不會其實你在講這些緋聞男友，有一個其實是你真正很喜歡的？

嘉：嗯

師：喔……所以你不介意NY知道囉？

嘉：會啦！可能我……會怕他可能不喜歡啊！

師：那所以是個測試囉？測試看看NY的接受度？還是什麼？

嘉：可能吧！

---

<sup>6</sup> 電影「侏羅紀公園」的經典臺詞。

師：那他目前的接受度是？

嘉：我覺得他應該知道……可是他都不明說。(嘉3024)

一個人的性身分，是透過許多公開選擇來實踐（張娟芬譯，1997），對同志學生來說，當他面對自己的同性情慾做出回應而投入參與「緋聞男友」時，即是選擇了一個以同志身分來面對生活世界的實踐開端。對阿嘉而言，玩「緋聞男友」是一種表達同性情慾的方式，並且保持一個不需要言明及讓同性情感得以存在的空間，因為講明白了那種曖昧的感覺就沒有了。他認為保持曖昧是一種開心的感覺，並能從曖昧中享受調情的愉悅，即使班上流傳他喜歡某位男同學，他也不會覺得有壓力或反感。同樣也玩「緋聞男友」的M，在玩「緋聞男友」的過程中，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在遊戲中說出自己喜歡學校某位男生的情感，從懷疑「我跟他真的是朋友，還是真的喜歡他？」到愈來愈清楚自己「就是對男生有感覺，對女生沒有感覺」（M2017）。本研究發現，情慾實踐乃是身分認同的體現，愛情的追求是對於自我情慾、自我認同及性認同的一種探索。在星中，「緋聞男友」成了男同志學生尋找與確認自己同性情慾與同志身分的方式，透過「緋聞男友」，可以讓他們把情、性、愛慾方面的慾望表達出來，為自己的性身分與認同找到進一步發展的方向與力量。相較於既有研究發現指出，同儕中的遊戲具有監控、規訓學生實作異性戀的性之作用（Kehily, 2000; Mac an Ghail, 1994），本研究發現學生間的遊戲是他／她們抗拒或逃逸主流性論述與規範的嘗試，男女學生透過遊戲具體化自己對於性意識的感知，體驗跨越既有性別設定與性規範的限制，為自己的性實踐試著找出一些可能性。不論是「真心話大冒險」或是「緋聞男友」，參與這些遊戲的學生不僅是在探索性認同與實習情慾表達，亦在為自己創造性告解的空間。在這個性告解空間，他／她們可以交換自己對於性的認識、行動與經驗，知道自己這樣做對不對，或在性道德上取得同儕的接納與安慰，或是獲得他／她人建議以做為下一次性實

踐的修正與準備。

## 二、性談話

在星光高中與黑澀高職，充滿各式各樣的性談話，或公開或秘密，性談話是學生校園生活中一項必要玩樂與重要工作。本研究發現，性談話做為學生性學習與意義來源之功能不只一個，在不同情境下，會有單一或多重的交錯作用。

### (一) 性談話做為監控性身分認同與連結男性情誼的工具

許多性／別認同的建構，發生在男性同儕網絡集體共同創塑、互相監督形構的過程 (Mac an Ghail, 1994)，並藉由集體的力，督促男孩儀式性地投入異性戀化的性認同。例如，在星中一班的某次課堂觀察上，男教師與男學生有著以下的對話：

老師：你們知道今天為什麼有教授來看你們上課嗎？知道教授是哪個學校的嗎？是○○所！所以知道為何選你們班了吧（開玩笑口吻）（全班哄堂大笑）……你們班黃帝太多了。（全班大笑）……以後你們可以去念○○所，還有博班。

學生：你先去念啊！（笑）

老師：我「先備知識」不足。

學生：你不是跳級生？

老師：就是因為跳級，所以很多都沒有讀到就跳過去啦！（全班大笑）

笑是一種參與，不論是否出自真心，在這非正式的公開情境裡，男孩自動或被迫參與其中。男學生在此過程習得的性意義是，談性是男性的特權，以及該學會的本事，藉由性談話操演社會中主流的男性特質，並視為幽默、受歡

迎的必備行爲。在男生的同儕團體中，陽剛特質的展現必須是透過對性的瞭解，以及在異性戀的活動中呈現出來，而異性戀的觀點也可做為陽剛特質的展現方式。男性性認同的建構，涉及他對於陽剛特質的認知與展現（Kehily, 2000）。而男老師與男學生的性談話，更是男性情誼的連結與維繫，建立男人之間特有的親密感，這種特有男性親密感與連結的建立，同時鞏固了主流異性戀男性特質，並藉由公開性談話的儀式性展演，監督男孩的性與性別認同。在此情境下，性談話是一種在團體互動與社會關係中，尤其是男性團體（男學生之間，男老師與男學生之間），對於個人執行男異性戀認同的一種監督，讓參與互動中的人以為必需涉入這樣的談話表現及性／別實踐。許多研究指出，男生間的性談話提供許多的目的與帶來一連串規範效應，如監督男女生各自該有的合宜行爲且不得越界、提供一個想像中的理想陽剛特質、支持特定男性的名聲、隱藏脆弱及製造異性戀階層（Kehily, 2002; Lees, 1993; Mac an Ghail, 1994; Pascoe, 2007）。因此，透過性談話，學生參與「異性戀化的過程」（Renold, 2000），他們藉由性談話展現自己是個正常的男孩，並展演霸權陽剛特質。男學生藉由性談話習得主流性／別論述的符碼，並在語言操弄的談話過程中形構男性支配的統治位置。如Pascoe（2007）所言，男學生在學校教育過程中所接收的異性戀化過程，是他們男性認同發展的核心，二者緊密關聯，不能分開來理解。

## （二）藉由性談話，嘗試跨越異性戀常規與創造情慾表達空間

不論自己的性傾向為何，公開的性談話多是異性戀中心取向，這樣的對話強化了異性戀的正當性與合法地位，特別是在男性同儕團體中，規範著他們該有的男性氣概與性認同。然而，不是每個男孩都願意操演這樣的霸權陽剛與男性認同。M談到他的不適感受與困擾，他說：

大家都在聊說，喔……那個女生超正的！喔……女生都怎樣怎樣，

我都沒有興趣啊！然後你跟人家講說，ㄟ，那個男生超帥！人家就會覺得，唉呀你怎麼會那麼gay啊！（M2033）

M指出不是他不喜歡參與性談話，而是充滿異性戀中心的性談話讓他有無法參與及格格不入之感。因而，透過「緋聞男友」延伸出來的性談話空間，就成為M偷渡自己想講的性話題與試探其他人接受同志情慾可能的管道。由於班上同學視「緋聞男友」是一種好玩、說八卦的遊戲，M有機會可以表達對他人的情意，且在談話過程中，偷渡調情的愉悅。

在校園生活中，學生除了集體公開互動外，他／她們彼此之間還有小團體存在，在小團體中可以放心地講自己想說的性話題，分享性經驗與性心情。例如，會與學校宿舍同寢室學長一起看男性寫真集的阿嘉談到，有人可以一起聊男性寫真集讓他感覺很安心，不僅能讓愛慕他人的心情得以抒發，更能知道誰是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這種安心，來自透過這樣的性談話讓他知道跨越異性戀常規的可能與得以建立同志社群。小團體的存在，提供一個可以放心談性的空間。研究者在黑澀的田野研究也發現，女學生在一個安全信任的空間中也會有公開的性談話表現，她們在公共空間的性談話是一種引人注意，亦是一種為自己爭取情慾表達空間的努力，以及企圖打破或顛覆好女孩與壞女孩界限，破除女生不可談性、不會談性的刻板印象。性談話，在此成為她們為自己創造一個表達情慾，或分享情慾實踐經驗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她們可以傳達出女孩的情慾需求、對於性的困惑與分享性的經驗。

### （三）性談話做為性幻想與體驗性愉悅的媒介

性談話，也開啓了這些年輕男女學生一個性幻想的空間，並且在談性與幻想的過程中，體驗性愉悅及增進對於性的認識。星中二班男孩有個讀書會，



然而「讀書會看書<sup>⑦</sup>只是個底，聊天才是有趣的地方……我們會掀底……談大家的戀愛史啊」(焦1007)。對愛情有所憧憬的星光男孩，藉由讀書會光明正大的名義，他們可以放心地來談性說愛，把自己對於愛情的幻想、經歷或疑惑說出來。讀書會裡的性談話，成了他們掩飾或偷渡自己性愛幻想，以及體驗敘說幻想所伴隨來的愉悅感之最佳工具。而在私底下、親密的小團體裡，阿嘉會與學長聊到自己喜歡的人，以及傳聞中的緋聞男友，學長除了鼓勵他勇敢去追之外，「還會努力的虧我這樣」(嘉3043)。然而，即使「被虧」，也是高興地被虧，這「被虧」是愉悅的，以及帶來更多性遐想空間。這種「虧」，也為他們製造或生產更多性談話的機會。M也提到他會與緋聞男友之一的宇互相開玩笑，即使談話中宇會對他性嘲諷，但M卻覺得很幸福，即使對方「講的很噁心」(M3042)，但那就是一種幸福的感覺。這種性談話，做為了他們打情罵俏的媒介，是公開地偷渡自己的情感，不論那種情感是男性友誼或同志情，都提供雙方一個學習的機會，去瞭解與分辨親密的感覺，以及更加清楚自身的性意識與性認同實踐方向。

#### (四) 利用性談話，做為自我性教育與性經驗分享的正當管道

學生之間的性談話，目的不只一個。由於性談話往往是在一種笑鬧方式下進行，有些想要知道卻又難以啓齒的性問題，就可以透過性談話的玩笑特性，來化解害羞或提問的尷尬。黑澀高職Hebe提到「有些難以想像或怎麼樣的，就可以問同學，因為同學下課都會說一些」，像是她很好奇「戴保險套之前……是已經準備要做那種事情了，啊突然停下戴保險套嗎？那過程沒辦法想像……」。即使性教育課教師有教到保險套的使用，但她不想自己的疑惑被發現而引發不必要的聯想，因此她傾向：

⑦ 該次讀書會閱讀的是九把刀的書。

我都會問同學，有些同學有經驗啊……我問她們說，你們要做那種事之前要戴保險套要怎麼戴？不就，已經前戲到一半就停下來戴保險套？她們都會互相討論一些做那種事情的一些知識、動作，有些就真的很誇張！（H1006）

與Hebe同屬鴨鴨幫<sup>8</sup>的大為也說，他喜歡與鴨鴨幫的人私下討論，因為「有人比較瞭解」（為1011），有性經驗的同學成為鴨鴨幫內其他人請益的對象。對他／她們來說，有些關於性的問題，是難以在課堂上說出口的，性談話填補了正式性教育課程與學生之間的距離。雖然這些學生仍視教師為正確性知識的來源與權威，但他／她們想要知道更多實際經驗的具體分享，以及從經驗中產生的行動知識與智慧，或是在那樣的經驗中身心的感覺，因而圈內好友的私密性談話成為分享性經驗與知識的正當且好用的管道。

### 三、利用身體接觸與打扮，探索慾望、性別特質與性

身體是用來表達性別自我的載具，也是讓社會規範具象化的工具（Pascoe, 2007），主動的性別學習者，是以身體來實踐（Connell, 2000）。對星光高中與黑澀高職的男女學生來說，身體是一個中介，透過身體接觸或裝／妝扮，是一個認識性化自我的機會，並對性與性別特質的規範進行跨越可能的試探，且讓受到壓抑的各種慾望也能透過身體的接觸或裝／妝扮而開展。

#### （一）碰觸身體來認識自我與進行慾望探索

在星光高中的健康教育課談到性生理議題時，常可看見男生邊聽講、邊做起「身體檢查」，也會在下課後聽到他們詢問教師有關身體某方面健康與否的問題。而當授課主題涉及親密關係，也常見男生彼此的身體碰觸，例如，撫

---

<sup>8</sup> Hebe、大為、陶子及阿妹，同屬「一國」，是班上同一小團體的成員，他／她為自己的小團體取名叫做鴨鴨幫。

摸前方同學的背、擁抱、靠著對方或貼到別人身上的親密舉動。

今天上課主題：睪丸、乳癌自我檢查

\* 學生：現在可以檢查嗎？〈做出要摸的動作〉

\* 影片出現女性乳房自我檢查的示範，片中人的手在摸乳房；有人露出曖昧的笑容，有人在看自己的胸部、有人在摸胸。

\* 片中示範者在摸鎖骨上方，有幾個男生也在摸自己的鎖骨。

\* 好幾排學生在弄喉嚨聲。

\* 中間最後一排，其中一個男生把整個身體斜躺在隔壁男生身上。

\* 右邊排的那兩個男生，第二個男生把手放在前面男生的背上按、揉。

\* 老師：第七組最後二個，你們在做什麼？

\* 學生：他們在按摩！

\* 學生：手淫嗎？（觀0107星1健康課）

身體檢查，透露出這些男孩很在意自己是否為一個正常的男性，在生理發展過程中，關注他的男性化的身體是否能夠轉換成爲一個標準、正常、男性的性個體。這種對身體的好奇與關注，也是對於自身做爲一個性個體的好奇與重視，男生對自己身體的檢查、關注身體的各個部位，尤以男性性象徵的陰莖爲最。NY提到他與班上同學都有量過「自己的尺寸大小」，男同學之間也會互相討論「多長才是正常」。這種對於身體正常與否，或某個部位是否達到應有標準的焦慮，是一種性焦慮，因爲它不僅事關男性雄風，更關乎個人在性階層的位置與權力。我，要如何做爲一個性存在，以及如何擁有與展現男子氣概，是跟身體的「正常」或「規格標準」與否密切相關。無可否認地，這種性意識來自主流性教育性生理論述的影響。

男生身體的親密互動不止發生在健康教育課，在星中二班的班會或各觀

察班級的下課時間，都能看見學生間身體的親密接觸。例如，星中二班的學生在下課時會玩一種變調的阿魯巴，他們不以柱子為支撐，而是兩個男生牽手，用手跨在另一個男生中間、卡住對方的下體，旁邊還有同學拿起手機來拍照（觀1022星2下課）。星中二班男生也很喜歡互相靠著對方或一起並肩而坐，或貼到別人身上，或玩起疊羅漢（觀1024星2班會），身體的界線似乎不存在。在研究者與學生的訪談中，可以瞭解學生都有身體界限的概念，既然身體並非可以隨便觸摸，尤其同性身體的碰觸，有時甚至會暗示著「錯誤」的性取向。那麼，這些男孩為何如此熱衷投入肢體的接觸、撫摸或擁抱呢？茂伯認為他與班上男生抱在一起或摟一下，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就是你覺得你跟他很要好吧」（茂2057）。他認為這是表達他們之間友好的方式，男孩間的身體碰觸，除了是一種男性情誼的表達與實作，亦是在經驗對自我性意識的感知。

身體的觸碰還是一種調情、一種慾望的抒發與試探。這種藉由身體互動的調情樂趣，亦發生在黑澀男男與男女學生之間。研究者發現，下課時間是學生從事各式各樣性活動的時刻，也是鞏固或翻轉主流性道德規範或異性戀常規的時刻。

\* 阿妹<sup>⑨</sup>跟另一個男生抱在一起。

\* 欣摸著阿妹的胸部（這樣的互動很自然），阿妹拿黑色鏡框給她。

\* 阿妹坐在第一排，跟他聊天的女生，時而摸摸他的臉，他的胸，他的手臂。

\* 下課鐘響，學生馬上衝出教室。莉與為馬上玩起來，為把莉壓在門後，幾個女生抱在一起，幾個男生疊抱在一起。（觀0501濶1〇〇課）

---

⑨ 具有陰柔特質的男生，是班上女生的好姐妹與開心果。

這些身體的接觸，讓學生有機會試探跨越男女身體的界線，並在試探的過程中，學習如何發展親密接觸及對親密與身體的感知，並具體化對於愛情或性的幻想。這些慾望的試探，非只是性慾上的，亦是身體的、情感的。透過對自己或他人的身體接觸，想要瞭解的是自己的身體與各式慾望的感受，以及該如何做為一個性別化的性主體。身體的碰觸，是關乎性別與性身分認同。有與女生牽手經驗的南一說：「會去想牽女生的手會是怎樣的身體接觸啊，就是看到跟摸到應該不一樣吧，就是想要有那個感覺，就平常時就會想，就是這種感覺啊……然後就……就這樣，只有牽手，呵呵呵……」(南1055)。雖然，南一在自己的幻想中是「全部都想」、「會想當遇到之後，然後就怎樣」，但終究是「只有牽手」。但透過其他同儕的分享，仍是有機會進一步瞭解身體上的親密互動所帶來的情慾感受。南一說：

茂伯他有說，他就摸那個三班的人，他就會ㄟ我才知道現在身體就是這麼舒服，他說就是很自然，然後就會很舒服。……他說以後如果果要交女朋友……就這樣子喔……。(南1055)

此外，有時對於情慾的試探或親密的感知，特別是同性情慾，是透過看似欺凌的方式來表現。M用「鬧著玩」來形容他被欺負的經驗，他說：

……他們會戳我「肛門」，拿掃把(M笑)……很痛啊！他們根本就是鬧我玩的啊，他們就把我關在地上，就開始打、開始搔癢什麼的，就覺得很爽，滿足他們的慾望。……我不會不高興……這樣子是算欺負，可是，是OK的欺負……。(M3015)

楊嘉宏(2007)指出，並非所有發生在娘娘腔學生身上的性活動都是一種性騷擾。再者，如果襲擊、戲謔、甚或欺負的玩鬧方式是多數男學生「被迫」習慣的身體遊戲，那麼他們有沒有可能在欺負與被欺負的過程中發現同性間的性愉悅呢？校園性霸凌是需要被制止的，然而學生間包裹著玩鬧的身體遊

戲，我們需要更細緻地處理與瞭解。因為在同性情慾受壓抑的校園中，「OK的欺負」有可能是同志學生確認自己慾望，或找出其他同志學生或與他們建立聯繫的管道。「OK的欺負」反應了藉由看似欺負或戲謔的身體嬉戲，實質上是製造情慾探索與表達的機會，並也讓人在這些互動過程中認識自己的身體界限、操演身體自主權與情慾實踐，或與「同志」進行連結。

## （二）妝／裝扮身體以遵守或翻轉性別特質與性之關係

化妝或用服裝、配件來裝扮自己，是一種公開展演性感、性別特質與建立性認同的方式。NY表示跟男生出去時，不會特別注意穿著打扮，是「隨便啦」，但若有女生在，則「要修理一下門面、要穿正式一點，不能把家裡的樣子拿出來」，因為這樣「比較有男生的樣子及顧一下面子」(NY2018)。在意別人對他外表批評的M，會用化妝保養品來改善他的皮膚，亦會用心在衣服的購買與穿著打扮，他說：「每個禮拜六都要來學校上課，會想給人家看到我每個禮拜都穿不一樣的衣服」(M1026)。為何要花心思在衣著裝扮？對NY而言，是關乎男子氣概的展現，在女生面前就必需要有男人的樣子。透過穿著打扮所展現出來的男子氣概，是用以展現異性戀與支配 (Pascoc, 2007)。而對於M，化妝保養、穿著打扮這件事情的意義是：「我是那種不會特別突出，不要讓人家覺得我特別突出……可是我又不想讓別人覺得我好像沒有什麼……所以我就會比較矛盾……我的人生就是矛盾啊！」(M1026) 重複說自己人生就是矛盾的M，是因為對自己的同志身分時而認同，時而有所遲疑。讓他疑惑的是：「就是說男生可能會希望自己發光發熱，然後讓大家注目焦點都是他，在自己的表現上面，可是我會覺得說我想要低調一點，然後做好自己的事情這樣。」當主流社會對於男孩所期許的陽剛特質是發光發熱、出人頭地、引人注意及有所成就，並將「生理性別＝性別特質＝性傾向的強迫接連觀點」(楊嘉宏，2007) 連結在一起時，這就是M想要低調的原因。因為「怕人家會在背後指指

點點……怕被說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對，什麼長得這個樣啊，然後又那麼C炮之類的」(M1026)。雖然同是男兒身，但以異性戀為中心的社會，男同志是（被迫）隱形的。因此，為了調合這種矛盾，對身體與外貌上的適切裝扮就是一個解決的策略，是一個可以保有自己性認同與展現主流男子性的方式。

M的經驗突顯以生理性別強迫接連性取向的謬誤，並讓我們看見他企圖透過對於身體的打造，遵守卻又抗衡異性戀體制與常規的箝制。Epstein與Johnson（1998）指出，扮裝（dress and make up）是學生努力用以建構性認同的特殊資源與方式。藉由服裝或化妝所形成的性別展演，是學生用以對抗學校所傳遞之異性戀思維或霸權的文化展現。黑澀二班的學生相當喜歡舉辦扮裝趴，<sup>10</sup>不僅與班上同學一起辦，也喜歡參加外校同學的主題派對，如華麗小公主趴、性感旗袍趴等。他們對主題派對非常的熱衷與有規劃，包括有整年度計畫，以及為派對準備各式裝扮與服裝配件。像樂活就為慶祝自己生日而舉辦臺妹趴，並製作特殊造型服裝，他說：

我就自己做，黑配金，夠臺了吧，縫了一堆扣子……我那天就扮臺妹……明年有一個酒店妹與牛郎趴，我們已經想好男女生都要穿網襪跟短裙……我覺得我生日那天扮台妹起來還滿漂亮的啊（樂2011）。

對樂活來說，展現男子氣概不一定需要傳統的霸權式陽剛，他認為一個男兒身也可以美麗、漂亮、可愛、陰柔與狂放。同班的寶寶，談到與班上同學去學校附近KTV舉辦內衣派對，他說：

寶：就到那邊，然後你穿外套，外套要脫掉，就跟通關密語一樣，ok的話，你就可以進去，你不穿就不給你進來。

<sup>10</sup>「趴」為學生流行用語，即party派對的簡稱。

我：那男生進去穿什麼？

寶：譬如說穿一件海灘褲，或是扮人妖。

我：你穿什麼去？

寶：我穿「女生」內衣啊……然後還穿高跟鞋……

我：……比基尼趴，你就穿比基尼？

寶：對啊！

我：有男生有女生在裡面，覺得自在嗎？

寶：就很自在啊！（寶2015）

想要變性的寶寶，非常清楚地運用扮裝，來告知大家他的性傾向。即使在服裝儀容要求相當嚴格的黑澀高職，寶寶依然夾著髮夾，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女生樣，或游走在校規中，做一些可以像女生的裝扮，他說自己「算是我們學校最囂張的吧，而且我是我們學校第一個穿耳洞的男生」。除了把自己打扮成女生模樣外，他也發展出躲教官或變裝的本事。例如，在進校門時拔掉耳環，改帶耳針，或把耳針往後載，等教官走過去了，「再把它插來、換回來」。我問寶寶哪來的勇氣可以無懼他人異樣的眼光，在公開場合中穿著女裝或是如他所說穿的「不男不女樣」，寶寶說：「我這個人就是，反正你想知道，我就給你知道，異樣的眼光，你看不舒服就不要看」（寶2012）。如前所述，學生的次文化，是主體抗拒異性戀霸權社會的活水源頭（Epstein & Johnson, 1998），亦往往是抗衡異性戀體制與性別常規的主要力量。來自班上同學的接納與同儕次文化，增能寶寶肯定自己的性身分。寶寶認為他人的眼光並不會影響自己或讓自己受傷，甚至會讓他有力量去回擊不友善的注視，他說：「假如是那種不舒服的眼神看我，我會走過去，跟他說，你是在看什麼……就會給他噹回去，不會內傷、也不會暗自難過」。何春蕤（2004）指出，對許多跨性別主體而言，認同的體現是透過對身體的打造而來。本研究亦認為，身體的打造工程，是學生



展現性主體、性認同與性別特質的一個主要且重要方式，同時也是性／別認同與性身分形塑與實踐的探索過程。在這個探索過程中，隨著論述的參與與介入、人際與社會互動關係的改變，調整形塑自身的性意識與性實踐，而身體與外表的裝扮則是用以傳遞及彰顯這一轉變的訊息表徵。同時，在這個性意識的探索過程中，由於順應自己內在的慾望與多少衡量外在社會文化規範後所做出的表現，使得「我」要如何做為一個性存在的樣態也逐漸清晰地浮現。

此外，對女學生而言，我們的社會文化用「可愛」與「成熟」來象徵女孩與女人，因而在她們成長過程中，長大成為一個具有魅力與性吸引力的女人是此時此刻重要的生命課題。陶子在一年級時告訴我，看少女雜誌的原因在於：「它教你化的妝、穿的衣服，都是適合我這個年紀的，因為雜誌有分，有些是成熟，有些是可愛，就是……我覺得這個雜誌比較適合我，就是比較屬於我這個年紀」（陶1003）。陶子很強調「適合我這個年紀」，並且相當鄙視「低胸、露肚子、短褲或短裙、大濃妝或大波浪捲髮」的成熟裝扮，她稱之為酒店妹。但二年級再與陶子見面，她說已經不走可愛風格，因為「可愛年齡應該過了」，二年級的她燙了捲髮，在穿著上也有所改變，如露肩上衣、短裙，並且覺得自己這樣穿「很正」。低胸、露肚子及短褲，皆涉及裸露身體，陶子在衣著、髮型與化妝風格的改變，反映她對於自己如何做為一個性主體的意識轉變，亦顯現她對自己由女孩成為具性吸引力的女人之意識漸增。這種瞭解是建立在不同論述的習取與中介，並在自我評估與協商下而做出的決定與行動意識，而對於慾望的感知與實踐，亦透過身體來完成。

因此，不論是身體的碰觸與裝／妝扮身體，都是這些學生做為一個主動行動者的參與，亦是做為一個行動主體在實踐慾望上的展現。學校教育對於性是壓抑與禁止的，尤其是在將青少年的性問題化的主流論述中，更是忽略愉悅、排斥慾望。這些男女學生藉由身體碰觸與裝／妝扮身體，是一種感受與瞭

解性愉悅與慾望的過程，而藉由裝扮身體所展現的多樣性別特質與性／別個體，不僅可以讓他／她們的情慾想像與慾望對象多元起來，亦讓他／她們有機會親身體驗一種主動參與性／別實作的愉悅感。透過身體，這些年輕男女學生嘗試創造自我與感受自身的慾望，他／她們或體驗跨越性別符號的歡愉，或經歷卡在僵硬異性戀體制與常規的痛苦，這些種種情感上的知覺、性意識的增長及性認同的發展，都是透過身體而經驗生成的事。

#### 四、經由異性戀浪漫文化，體驗與發展情慾實踐

異性戀愛情常規支配著我們對於浪漫的想像，並也支配了浪漫的文化再現（Jackson, 1999）。由研究者與學生的互動中發現，他／她們對於性與愛情，懷抱著一種浪漫的想像。把性浪漫化、把親密浪漫化、把關係浪漫化，在浪漫愛的意識形態下，一切都要美與浪漫，浪漫的核心概念就是美，與對的人、去對的地方、做對的事，那是美、那即是浪漫。像是交往對象要符合理想情人的樣子，如體型上的高矮胖瘦。陶子解釋她喜歡高的男生，是因為太矮會讓她沒有安全感、缺乏小鳥依人的感覺，以及「抱起來，他頭到我這裡，然後就沒辦法靠」（陶2039）。男生要能夠讓女生依靠，是異性戀浪漫文化所賦予的安全感與所謂的親密浪漫。有了「對」的人後，還要去對的地方或做對的事，如在什麼時候誰該主動說什麼、做什麼，這樣浪漫才得以存在，親密關係才得以延續。NY自陳自己有點大男人，「有些事一定是我說、我做……我跟她講電話，然後要睡覺了，晚安一定是我先說」（NY2048）。NY強制要求掛電話之前，「晚安」一定要由他先說，而為展現男人的大氣，掛電話一定要讓女生先掛。他提到買禮物送給女生並不會考慮價錢，只要對方喜歡，他也喜歡就會買。而喜歡逛街的他，認為與女生逛街除了是盡男生應該「要陪」的義務外，「男生去的用途，還有幫忙提東西」（NY3030），這是他認為體貼的表現。對

於浪漫的學習與實踐，摻揉了對陽剛與陰柔特質的認知。

而交男女朋友，亦是他／她們學習性與親密關係的方式。對女生來說，有男朋友或是受男生歡迎，象徵著自己具有性吸引力，也代表自己在女性同儕中性別位階的高低。受異性歡迎，是性吸引力的象徵，對男生亦如是。有被男生告白經驗的NY提到，雖然不會害怕或排斥男生的告白，但那種感覺是「不知道要哭還是笑……就同性緣比異性緣好」；相較之下，女生的主動追求或告白，則是「比較爽，女生告白就代表你還不差啊！……我認識的女生都比較多……就是女人緣很好」(NY2041)。NY認為有女人緣，會增加他的自信心，代表他認識很多女生且受歡迎。事實上，這種自信也是一種對於特定男子氣概與性／別認同信心的提升；反之，對女生也是。這些受訪男生皆表示，他們不會對主動求愛的女生有不好的看法，女生的主動追求或告白反而是顯示自己具有魅力或性吸引力的保證。

此外，星中二班的男孩雖對愛情有所憧憬，但他們都有一個認知是，現在應是讀書的時刻，必須把自己的本分做好，談戀愛應該等上大學後再說。然而，「此時不宜」的背後是有原因的。與超級好朋友喜歡上同個女孩的茂伯，爲了不與好友起衝突，於是表示「就讓他們兩個在一起」，並自我安慰「只要學校不一樣，自然沒有交情就分開了呀」，且認為「……現在就是念書嘛……你根本沒有多的時間，她也沒有時間呀！……就算名義上是，你們能怎樣嗎？很沒意義嘛，所以我想說，現在幹嘛交女朋友……會增加生活負擔」。茂伯指出會增加生活負擔的原因，「是還要去想一個人，所以有時在即時通遇到聊天，就相處一下就很好了呀！有在連絡就好了呀！」思念一個人，可以是一種甜蜜與美好，也會是一種苦惱與負擔。而要停止思念的慾望與防堵交往的愉悅，需要有強大的理由來說服自己與抑制自己的情感。在主流的異性戀情愛文化裡，流傳的愛情敘事是告訴青少年要爲更美好的未來而忍耐，「等到上大

學」或「上了大學之後就可以……」的說法，意味著大學才是一個可以讓人為所「欲」為的對的時間與空間。隨著年級的增加，這些學業表現優異的星光男孩，益發增加對於課業成就與未來的關注。為維持著好成績及能進入心目中理想的大學，他們開始運用禁慾與性壓抑論述來強化控制自己情感的正當性，努力說服自己這是一段該讓情感與慾望暫停的階段，學業成就或未來的工作是比情愛更為重要的事，以及目前的努力是為將來的浪漫表現累積、儲備文化資本。再者，因為好朋友的關係而放棄與心儀女孩繼續交往，亦體現了「朋友妻不可戲」兄弟義氣比男女情愛更為重要的文化敘事。雖說競爭常是伴隨男子性的主要陽剛特質形式之一，但男性好友之間是不能為喜歡同個女孩而競爭，這是異性戀文化中必須遵守的性道德與情慾規範。

但學生在親密關係發展上，對於異性戀愛情常規與論述並非照單全收，他／她們雖根據既定的性別秩序與性文化腳本演出，但在實作過程中亦不斷有新元素的加入及不同形式展現。例如，女生在情感追求上，不全是被動等待愛情的降臨，她們不僅主動求愛，亦主動求性。主動向心儀男生告白的陶子，是在經過觀察並向男友的朋友打聽，確定「他不是對每個女生都那麼好，他是對特定的人，然後對我這樣」謀定而後動。陶子很有信心且肯定地說：「我會問代表我有把握！沒有把握的事，我就不做！」陶子在敘說與男友的互動經驗中提到，有回因故而導致爭吵發生，是對方有錯卻硬要歸罪於她，

我覺得對就是對，如果你硬要說我錯，我當然會生氣，我不是那種會忍氣吞聲的人……如果他因為這樣就不理我，我也沒辦法，而且我還年輕，可以再找下一個，又不缺他一個……我們女生本來就應該要有自信，而且我們現在還年輕，不應該為了同一個人死心塌地……。(陶2003)

陶子的自信與對自我在情慾關係互動位置的瞭解與掌握，來自與朋友談

話及自我對話，她會找鴨鴨幫或其他好朋友商量，藉由不同觀點的引入，並經過自我評估與協商反思後產生行動意識與實踐。而從NY與曖昧女友的互動中，可以看見青少年在性慾望上的另一種主導與自制力的展現。NY說過年的時候，曖昧女友找他去逛年貨大街，不僅主動靠在他的肩膀上，還在回程的火車上主動伸手撫摸、挑逗他，起了生理反應的NY雖覺尷尬，但也樂在其中。喜歡女生主動的NY，雖想親對方但又怕她不願意，因而改摸大腿，會這樣做是因為「回饋」，跟她做一樣的動作。但曖昧女友卻告訴他：「不要這樣，我會想『要』」，然她對NY的撫摸與挑逗卻沒有因此停下來，他與曖昧女友都認為要上大學才能交男女朋友，現在只是「剛好在一起」、「剛好感覺像是在交往的那種朋友」。即便在這樣的情感模糊地帶，他與她對於性慾望的嘗試並未因此受到阻礙，但卻都相當有自制力地去控制情感與慾望該如何發展。

從陶子的主動告白與NY曖昧女友的主動求性，可以看見年輕女學生對於性與愛的追求上，更加主動與大膽。她們不自限於做為慾望的客體或被慾望的對象，或被動地等待男性的情慾召喚，她們會主動表達自己的性慾望與情感，也會主動追求自己心儀的對象。本研究認為，學習協商與回應自我的情感與慾望，即是一種建立主體性與操練權力行使的方式，這些女生亦企圖在親密關係的互動中享有主動與主導權，這種主動、主導是自我決定的，因此，他／她們雖在親密關係的互動過程中投射不少異性戀浪漫愛文化的懷想，以為也期待對方在情感或性的表現上，會如主流愛情文化敘事中的性別設定那般，然有時卻不然。如同Jackson（1999）所說，做為一個主體，我們體驗慾望與情感，並在日常社會與關係的互動中，協商論述的意義與將意義重新建構。這些男女學生在親密關係的互動經驗中，有機會去學習與協商自己的性意識、態度與價值觀，並在回應自己的情感與慾望實踐的過程中，重新建構對於親密關係的理解與認知，進而重新發展自己的情慾實踐策略。

情慾是一種力量 (Lord, 1984)，青少年在回應自身情感慾望的學習與實踐過程中之經歷，可以是增能培力的過程，亦可能是權能失去的過程。此外，情慾實踐，是認同的體現，亦是體現自我的中介，對許多女學生來說，青少年時期是一個關鍵的階段，她們必須在社會文化壓力下學習做一個「好女孩」，以及轉變成一個「好女人」。此時，她們的身體是一個重要的象徵，象徵與具體化地呈現女孩變成女人，並且他人開始將她們與她們的身體視為是性個體的存在，這個性個體對於性的學習與實踐必需不脫異性戀與一夫一妻制婚姻的範圍 (Tolman, 1994)。事實上，男性也是，只是他們所承受的文化壓力與性學習與實踐內涵有所差異。Brown與Gilligan (1992) 指出，有些女孩會因此將自己慾望的想法與感覺隱藏起來、不說出口，靜默自己的慾望與情感。本研究發現，這些男女學生要突破這種靜默或失能的狀況，就必須要面對打破陽剛或陰柔特質常規的挑戰，以及重構自我與認同。而青少年之間的親密關係，則具有提供他／她們正面學習關於自我及如何與他人親密互動的潛力。這樣一種正面的學習經驗，有助於個人自尊自信的建立與提升，以及對自我吸引力與自我價值的肯定。在這種情況下，親密關係的知識是從「做中學」得來，在這樣的學習經驗中，他／她們有機會試驗、協商及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情慾實踐策略。這些學習經驗提供青少年一個具體且實際地去體驗性與親密的過程，並能幫助他／她們協商與發展更為成熟的親密關係，以及更為有力的認同實踐。

## 伍、結論

青春校園，是個慾望校園。本研究從隱藏課程觀點發現，學生在校園生活中從事各式情慾互動——性與非性的活動與玩樂。他／她們透過遊戲、性談話、身體親密接觸或打造身體，以及實作異性戀浪漫愛腳本，來學習與實踐對於性的認知，以及在性學習與實踐過程中，生成性主體與性認同，發展情慾

知識與實踐策略。他／她們的性學習與性認同是一個變動、有時互相矛盾之仍在發展的歷程，而在實作性認同的過程中，身體與慾望的主體經驗亦對性主體的生成有所貢獻。

本研究亦發現，下課時間，是學生重要的性學習與性探索時間。學生的次文化，是鬆動與抗衡學校異性戀體制與意識形態的主要力量，例如，「緋聞男友」與裝扮身體，但學生次文化亦有可能在不同情境脈絡下，例如，公開性談話中所揭露的，乃成為監督學生順從異性戀霸權的規範力量。誠如Bulter（1990）的提醒，能動性不是來自一個獨立於結構之外的自主，而是鑲嵌在既有的文化結構內。本研究並非天真地指出，學生個人或學生次文化的抗拒具有絕對翻轉社會文化與結構的力量，而是強調投入於非規範的性／別實踐，可以形成自我的不穩定，而自我的不穩定會形成自我在性／別認同建構上的鬆動，這種鬆動有它的潛力去形成結構上的改變，以及對整體的性別社會規範產生再建構的可能。此外，本研究支持其他研究指出的，正式性教育與學生「活生生的性經驗」（the lived experience of sexuality）之間有一大差距（Kehily, 2002）。但不同的是，本研究發現，過往被視為對性無知與被動的青少年，事實上她們在性實踐與慾望行動上展現出很大的主動性。她們嘲弄學校所提供的性教育，仍假設學生是沒有性經驗與主體意識的客體，她們對於性的知識與認識，有自己的秘密空間與管道。再者，性談話在不同的情境與對象互動下，有不同的目的與作用，性談話雖是執行異性戀論述最有力的方式，卻也是跨越異性戀常規與體驗性幻想與自我性教育的媒介。而過去研究認為男學生間戲謔他人身體的碰觸或遊戲是維繫異性戀霸權的展現，本研究進一步指出它是男學生探索同性情慾及偷渡身體情慾的表達與享受愉悅的可能。

綜合言之，本研究強調學生在性的學習、認同與實踐上，有他／她們的策略與方式。性的學習、認同與實踐，是在一種生成與做的動態歷程中形塑而

成，男女學生雖在某些性實作上呈顯男女有別之性別區隔與異性戀常規的刻痕，但主體的主動參與，使得他／她們的性學習與實踐也有很多跨越既有性規範與性別界限的實作。這些男女學生在性主體的形塑、認同與實踐上，立基在過去的性別設定基礎與異性戀腳本上，但卻有所創新與改編。這些學生的性學習、實踐及對慾望的展現，反映出傾聽他／她們聲音的重要。這些聲音與洞見，為我們提供他／她們所瞭解關於在校園生活中如何學習、建構及成為性主體，以及主體生成過程中的行動意識與實踐經驗。因此，若要實踐具有性別平等觀的性教育，我們需要傾聽青少年的聲音，理解青少年在校園中如何學習與實踐性，並將這些聲音與理解做為改革青少年性教育的基礎。



## 參考文獻

- 何春蕤 (2004)。認同的體現。載於何春蕤 (主編), 跨性別 (頁1-48)。桃園: 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余曉雯 (1998)。權力交戰場: 學校中的身體規範與學生的身體觀。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臺北。
- 洪蕙婷 (2008)。成長沒有想像中容易。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高雄。
- 晏涵文、林美瑜 (2005)。「真愛密碼」性教育教學效果研究——針對高中職二年級學生安全性行為的課程實施。衛生教育學報, 23, 105-120。
- 張娟芬 (譯) (1997)。C. Calhoun著。同女出走 (Leaving Home)。臺北: 女書文化。
- 陳宇芝 (2002)。大臺北地區大學生性知識、性觀念與性行為之相關研究。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臺北。
- 黃秀媚、陳政友 (2002)。國民中學三年級學生性知識、態度、行為及性教育需求之研究。學校衛生護理, 13/14, 36-57。
- 甯應斌、何春蕤 (2000)。邁向多元文化教育視野下的性教育: 教育就是性教育, 性教育就是教育。載於何春蕤 (主編), 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 (頁373-398)。臺北: 麥田。
- 楊巧玲 (2007)。學校中的性別政權: 學生校園生活與教師工作文化之性別分析。臺北: 高等教育。
- 楊幸真 (2007)。校園生活中的身體經驗與性別實作: 一個民族誌的探究。女學學誌, 24, 101-131。
- 楊雅雯 (2003)。跨越: 校園生活、情慾流動與進出同/異性戀的女人們。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花蓮。
- 楊嘉宏 (2007)。國中「娘娘腔」學生的性別展演。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高雄。
- 劉育雯 (2004)。在觀看與被觀看之間: 高中女學生身體意象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未出版, 臺北。
- 盧姿里 (2001)。教不教, 有關係——性侵害防治教育方案對國小學童性知識及性態度輔導效果之研究。兩性平等教育季刊, 14, 96-101。
- Bloustien, G. (2001). Far from sugar and spice: Teenage girls, embodiment and

- representation. In B. Baron & H. Kotthoff (Eds.), *Gender in interaction: Perspectives on 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 in ethnography and discourse* (pp. 99-138).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Press.
- Brown, L., & Gilligan, C. (1992). *Meeting at the crossroads: Women psychology and girl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lt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London: Routledge.
- Chambers, D., Tincknell, E., & Loon, J. V. (2004). Peer regulation of teenage sexual identities. *Gender and Education, 16*(3), 397-415.
- Connell, R. W. (2000). *The men and the boy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nnell, R. W. (2002). *Gender*.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 Epstein, D., & Johnson, R. (1998). *Schooling sexualities*. Buckingham,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Hammersley, M., & Atkinson, P. (1995). *Ethn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 Jackson, S. (1999). *Heterosexuality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 Jackson, S., & Scott, S. (2004). Sexual antinomies in late modernity. *Sexualities, 7*(2), 233-248.
- Kehily, M. J. (2000). Understanding heterosexualities: Masculinities, embodiment and schooling. *Genders and Sexualities in Educational Ethnography, 3*, 27-40.
- Kehily, M. J. (2002). *Sexuality, gender and schooling: Shifting agendas in social learning*.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 Lees, S. (1986). *Losing out: Sexuality and adolescent girls*. London: Hutchinson.
- Lees, S. (1993). *Sugar and spice: Sexuality and adolescent girl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Lord, A. (1984). The uses of the erotic as power. In A. Lorde & C. Clarke (Eds.), *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 (pp. 87-91). Freedom, CA: Crossing Press.
- Mac an Ghail, M. (1994). *The making of men: Masculinities, sexualities and schooling*. Philadelphia,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Pascoe, C. J. (2007). *Dude, you're a fag: Masculinity and sexuality in high school*.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enold, E. (2000). Coming out: Gender, (hetero)sexuality and the primary school. *Gender and Education, 12*(3), 309-326.
- Renold, E. (2005). *Girls, boys and junior sexualities: Exploring children's gender and sexual*

- Relations in the primary school*. London: RoutledgeFalmer.
- Rich, A. (1983).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Sign*, 5(4), 631-660.
- Thorne, B. (1993). *Gender play: Girls and boys in school*. New Brunswick, N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Tolman, D. L. (1994). Doing desire: Adolescent girls' struggles for/with sexuality. *Gender and Society*, 8, 324-342.
- Trudell, B. N. (1993). *Doing sex education: Gender politics and schooling*. New York: Routledge.
- Wood, J. (1984). Groping towards sexism: Boys' sex talk. In A. McRobbie & M. Nava (Eds.), *Gender and generation* (pp. 54-84).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Youdell, D. (2005). Sex-gender-sexuality: How sex, gender and sexuality constellations are constituted in secondary schools. *Gender and Education*, 17(3), 249-270.